

CTV 记者

# 亲历秘境

## 雅鲁藏布大峡谷

首次穿越

王厉宇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China

中央电视台记者

# 亲历秘境

首次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秘境 / 王房子著.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1

ISBN 7-80652-006-6

I. 亲...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144 号

**亲历秘境**

王房子 著

---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4631、87373998-8509、85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开 本: 889×1230 mm 大 32 开 印张 10.25

字 数: 226 千字 插页 3

印 数: 10001-15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1 这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

## 8 冷风长啸，使我不禁有一种绝望之感

在原始森林行走就好像原地不动  
那果子看上去的确太诱人  
我学会了对天长啸  
环境将我们练成了猴子

## 29 格萨尔的故事藏在铜镜里

没想到精良的装备竟成了负担  
加央丹增的企图  
铜镜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  
民工们集体罢工  
猎人的生活令人顿悟生命本身的悲壮  
只要掉下水肯定出不来  
此刻，全凭那条绳子摆布了

## 62 绝壁间，我们奔突无望

当地人在悬崖上开了一条道  
可怜的队员有许多次被摔得钻心疼痛  
再往下几十米就绝无生还可能了  
据说这里的毒蜂几只就可将人蛰死  
这班好汉好似冲出集中营的逃犯

### 83 亏得老天有眼，没有死一个人

大峡谷是世界山地多样性最重要的地区  
为了新闻炒作，我们设计了一个大会师  
大峡谷的开发方式非常关键

### 95 我想我是骨折了

去背崩一直是下陡坡  
民工几乎是跪着撑住我的腿  
半个月了，我拖着断臂天天跋涉  
光秃秃的公路上没有汽车的影子  
喝着烈酒，终于走出了雪地

### 110 黑夜中走过恐怖的蚂蟥沟

坐车的感觉不如推车  
大家都去剃光头  
多雄拉，冷面丽人  
民工说，天黑前走不到汉密会死人  
像饿狼一样，什么规矩也不讲了  
我还有更大的靠山，就是感情  
我拨通了正在伊拉克战场上盖主任的电话  
终于走过无人区

### 146 谁在前方等我

相互吆喝着以驱散心头的恐惧  
我跟踪孩子去了他们家  
阿尼会一直站到天黑，念经为我们祈祷

### 155 我像只小虫，挂在溜索上挣扎

弹弓、钢刀伴我出行  
掉队的人越来越多  
用断四肢也必须爬过去

## 162 从南至北，宗教气氛越来越浓

摔跤摔得很过瘾哇  
死了人，都挂经幡的  
我采访了门巴人的生殖崇拜  
这个可怕的结局我们不忍告诉她

## 174 对大峡谷，除了崇拜别的都显得轻浮

## 179 我向全世界现场报道发现大瀑布

我不想作一朵花，只想正常地干一件事  
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  
大瀑布的气流在背后掀动我的衣衫  
哦，美妙的老玉米豆  
只有大峡谷才能让我轻松温暖

## 197 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人竟没了

穿越大峡谷比登珠峰还难  
衣袋里摸出个硬梆梆的黑腰果  
我的放生仪式

## 206 我8次进入大峡谷

最近几次大峡谷之行，都以休克为代价  
大峡谷入口  
大地震曾将村庄全部毁灭  
没有让美国人捡了便宜  
目睹百年不遇的特大泥石流  
一激动，我把高原反应的事给忘了  
老百姓一看见考察团，就以为“杨逸畴”来了  
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

## 233 一大堆矛盾全集中到我面前

我曾在珠峰附近与土匪突然遭遇  
得知穿越的消息，日本人立即来找我们  
所有记者都抢着要走险恶路线  
他们对我有怨气我也理解

## 251 “老爷子”我大胆地往前走

老虎嘴100多米的断魂路  
人们环境意识差，无休止地烧荒开地

## 259 藏族人的生命如水一样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送我母亲最后一程  
从美国归来，就是想干新闻  
喊山是一种敬神的仪式  
门仲是进入无人区前的最后一个村子  
这一夜睡在大石头上  
黄经幡使我想起了那一串串幸福的黄手帕  
这里的生活总给人一种很健康的感受  
空旷的大殿里，千万盏酥油灯闪动着  
谁再胡说八道，我就打谁  
快看，我们的图像

## 292 我感到胡蜂已落到我身上

爬上米拉山口，我开始找虫子  
大黑熊有时也被胡蜂蜇得抱头逃窜  
大家都投入找虫子的活动

## 306 望着雪崩时惊恐的目光

下面就是江水回旋的深潭  
10公里的路我们走了11天

## 313 这种单纯的思维方式让我瞠目结舌

## 319 呼唤中国人的探险精神

# 这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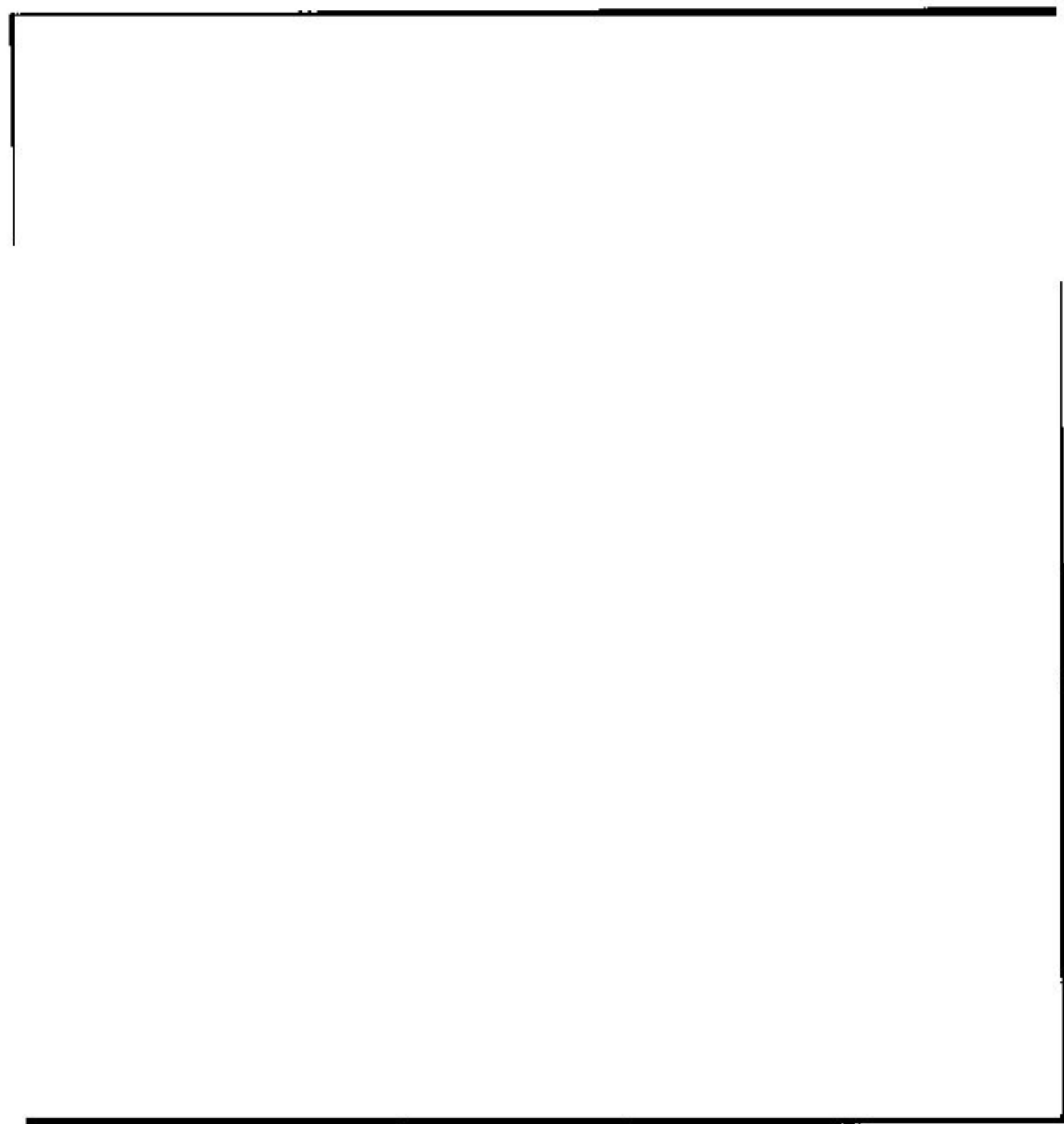
这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

大峡谷的发现和论证，从地理上讲，它首先是西藏的，中国的，但也是属于全球的；从文化上讲，它首先是民族的，藏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但也是全人类的。它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珍贵自然遗产。

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神奇。

同在中国西藏，同在喜马拉雅山地，海拔8848.1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巍巍矗立，最深处达5382米的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深邃切割，两者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强烈的地形反差。

河床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奔腾而来，它的下游切过喜马拉雅山，在东经95度附近围绕喜马拉雅山东端尾间的最高峰——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作奇特的马蹄形大拐弯，这大拐弯以巨大而连续的峡谷形式切割在青藏高原东南急陡的斜面上，这便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峡谷核心河段平均深达5000米左右，从派区到边境线上的巴昔卡，全长496.3公里。



1998年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路线示意图

公元1994年4月，中国科学家论证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峡谷。从此，过去曾先后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深达2133米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达3200米的秘鲁科尔卡大峡谷则退居次要地位。1998年10月，雅鲁藏布大峡谷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定名。

公元1998年10月29日至12月3日，中国科学探险考察队59人首次徒步走通了雅鲁藏布大峡谷。



此次徒步穿越历时37天，行程近600公里，动用民工上千人次，仅民工费开销就达45万元人民币。其探险规模虽不敢说是绝后的，但至少是空前的。

## 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小史

雅鲁藏布大峡谷边远偏僻，自然环境极为艰险，核心地段又是无人区，所以，它是地球上少数人类难以涉足的神秘禁地之一，被视为“死亡的峡谷”。但它的特殊、艰险和神秘，又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探险家去考察和了解。

权威资料显示，最早在1878年，英国和印度的情报机关为搞清楚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向等情况，开始不断派遣情报人员，企图潜入这神秘的大拐弯峡谷。他们在转经筒里藏着测绘用的棱镜罗盘，带着只有100颗念珠的念珠串（真正的西藏佛教徒用的念珠串是108颗），用珠子数步来量距离。而除了辛格家族兄弟和基塔普之外，他们大多失败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基塔普这个锡金人，他是英印情报机关派遣的情报人员的仆人，当主人失踪之后，他在西藏流浪4年之久，多半时间当奴隶，但他却单独按指令完成了任务。尤其是他发现：雅鲁藏布江离白马岗宗有两测链远（测链是当时英国的一种测量工具），在离那里大约3公里远的地方，雅鲁藏布越过一个名叫森吉错加的悬崖，从约150英尺高处一泻而下，形成瀑布，瀑布下面有个大湖，在那儿总能看到彩虹。基塔普说这个瀑布可以同尼亚加拉瀑布相匹敌。

1913年，受命于英国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爵士的F·M·贝利上尉（后晋升为中校，是英国皇家和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秘密潜入西藏勘测地形，他在《无护照西藏之行》一

书中描述，从申格宗到白马岗宗的路上找到一条通往雅鲁藏布江的小路，路的尽头看得见云雾般溅散的浪花。江水在约45米宽的沟壑里奔腾而过，在落差约9米处飞溅起层层浪花，形成一朵朵水汽云雾。云雾高出瀑布顶端6米，并能看见一条彩虹。由于藏语中没有“彩虹”这个名称，贝利等人给这条瀑布起了个译名“彩色瀑布”，并拍了照片。

1960年，著名学者徐近之先生撰著的《青藏自然地理资料》中引据F·K·Ward《The Riddle of the Tsangpo Gorges》中的实测资料，说雅鲁藏布距帕隆藏布会口约16公里的瀑布，海拔2163米，常有彩虹，可称“虹霞瀑布”。还有一瀑布距帕隆藏布汇入口仅6.5公里，海拔1573米，高水位时，瀑布高13—14米，当地门巴人都说它是雅鲁藏布江最大的瀑布。

1962年，解放军林芝军分区工兵连徒步走过这一带江岸，并未发现任何一处有瀑布的踪影。据部分科学家实地调查、访问和分析，是引发1950年墨脱大地震的地壳构造运动使大峡谷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改观，地震使峡谷核心地段的“虹霞瀑布”等消失了。

1998年，中国科学探险考察队在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工作，成果斐然。

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全球定位系统（G·P·S），配合常规的经纬仪、平板仪等，在现场论证和确定了大峡谷的进口位置，它位于米林县派乡大渡卡村前古堡下方，即北纬29度32分36秒，东经94度54分20秒，海拔3108米。在这里河谷地形和水文特征发生明显变化，还能同时看到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科考队在峡谷进口基岩上建立了水准测量基准点（科新一号），以后又在大峡谷下段墨脱背崩解放大桥

和大峡谷拐弯顶端扎曲“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纪念碑上建立了测绘水准基点（科新二号和三号），填补了大峡谷地区测绘上的空白；同时对大峡谷十余处特征河段进行了水文断面测绘和特征数据的测定；尤其还对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进行了交会测定，对两峰之间河谷最深处进行了实地测量；对大峡谷腹心无人区河段的瀑布群进行了测绘。有关数据经进一步分析、论证，不久将公布。

证实和发现了大峡谷无人区核心河段从西兴拉往下到帕隆藏布 20 余公里河段内，峡谷河道急拐弯，河床特别陡峭，平均每公里要下降 23 米之多；证实和发现了四处瀑布群的存在，并首次提出了瀑布群的概念（所谓瀑布群就是说在峡谷短距离内出现的瀑布往往除一个主体瀑布外，在其上下游还有一系列小瀑布和跌水）。由下游上溯，瀑布群的地理位置和特征数据是：

**绒扎瀑布群** 位于距大峡谷拐弯顶端约 6 公里处的干流河床，海拔 1680 米。瀑布群共有 7 级，最大瀑布相对高度约 30 米，宽 50 米，7 级瀑布群在 200 米之间形成总落差 100 多米，时有彩虹隐现。

**秋古都龙瀑布群** 位于帕隆藏布汇入口 14.6 公里处主河床上，海拔 1890 米，最大者高差 15 米左右，宽 40 米。在它上下 600 米的河床上还发现有 3 处 2—4 米高的小瀑布和 5 处跌水。在大瀑布南岸，还有一条宽 1 米、高 50 米左右的河岸瀑布下挂，景色最为壮观美丽。

**藏布巴东瀑布群** 位于西兴拉山下距帕隆藏布汇入口约 20 公里的主河床上，海拔 2140 米，在相距 600 米的河床上，出现两处瀑布群，主瀑分别高 35 米和 30 米，前者宽仅 35 米，为雅鲁藏布大峡谷中最大的河床瀑布。

## 1998年中国科学探险考察队徒步穿越 雅鲁藏布大峡谷主要活动一览

1998年4月，雅鲁藏布大峡谷预考开始。考察以沿川藏公路经通麦天险到达波密，又顺着废弃的札木公路朝墨脱方向行进。半途遇大滑坡，原路返回。又去扎曲，准备进入原始森林。在门仲村听当地人提到雅江主流上有大瀑布的消息，因条件不足，未能前往。

1998年10月，雅鲁藏布大峡谷正式考察启动。因大峡谷地区情况复杂多变，探险计划多次调整，最后分四队展开工作。

**第一分队**，由派区出发，经白马狗熊，翻越西兴拉雪山，发现了藏布巴东大瀑布，找到大峡谷地质变化的矿石标本，之后直奔扎曲大本营会合。其中一名队员因遭毒虫叮咬，感染发高烧被民工护送出大峡谷。

人员包括：李渤生、仁青平措、小齐米、马明、李建章、李清波、何雄鹰、纳日斯、孟建伟、张江齐、季建清、梁文钢。

**第二分队**，由派区出发，翻越多雄拉雪山，到达背崩，又南下至希让村考察，然后调头直奔墨脱。一名队员因摔断左臂，无法继续前行，从墨脱沿废弃的札木公路，翻越嘎隆拉雪山，上川藏公路，乘车出大峡谷。大部队后经甘代，穿过原始森林，到达扎曲大本营。沿途收集大量水文资料并完成了一些重要的测绘任务，并找到以缺翅虫为代表的大量昆虫标本。

人员包括：王铁刚、关志华、丹增多吉、加措、王崇杰、



杨西虎、史建伦、孙洪君、陆永红、杜泽泉、张军、张又鹏、张彬、姚建、刘彤、费小平、郝磊、索郎罗布、谷全喜。

**第三分队**，在大峡谷外围地区进行相关的地理考察，获得大批综合资料。

人员包括：杨逸畴、于宪光、李世源、王富州、陶宝祥、王维、王方辰、李乐诗（女）、李丹（女）、林永建、张战庆、庞新华、顾军（女）、郑东伟。

**第四分队**，大瀑布分队，由派区转至排龙乡，经门仲村进入无人区，发现了绒扎瀑布群，其中两名队员继续深入考察，找到了秋古都龙瀑布群。发现大片珍贵的红豆杉林，之后回扎曲大本营。

人员包括：高登义、张文敬、汤海帆、白坤义、王红军、金辉、牟正蓬（女）、多穷、周立波、徐进、凌风、祥祖军、晋美、马挥。

**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全程见证了此次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穿越行动。**



# 冷风长啸， 使我不禁有一种绝望之感

冷风长啸 使我不禁有一种绝望之感

李清波，男，30岁，中央电视台记者。1998年1月，张家口地区发生地震时，第一批赶到灾区，最早发回现场图像报道：并被世界各大媒体转发。在1998年抗洪报道中，在湖北坚守一个多月，发回数十条新闻，经历了蔣洲湾溃口、孟家溪溃口等事件。1998年10月至12月，作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队员成功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并从大峡谷发回报道20余条。

## 在原始森林行走就好像原地不动

10月19日，早上8点赶到台里，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这些日子里，东西都预备齐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海事卫星电话都打好包了。各人自己用的棉衣、棉裤、睡袋、雪镐、雪杖，其他零碎，装了一大包。

9点出发，到北京南苑机场，下午1时起飞，到成都。第二天飞到拉萨。下飞机，空气很清新，挺舒服。因为是第一次进藏，反复听了多次别人讲的高原反应如何可怕，自己没有一点感受，还以为没事，身体能适应高原气压。到拉萨饭店住下，吃饭后睡上一觉，醒来之后就不行了，吐了好几次。第二天还是吐。头像要裂开一样的疼。准备有氧气，但谁也不吸，强迫自己适应，不然后边的工作就难搞了。就那么挺着，不敢动，一动就晕，就吐，呕吐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八一镇才好。

23日早上从拉萨出发去八一镇。两辆三凌车。川藏公路，是我所见到的最差的道路。后来见到路边竖着牌子，标明是国道，很吃惊，哭笑不得。很难想象还有这样可怕的“国道”。

早上6点到工布江达，休息到9点继续赶路。休息主要是怕司机太疲劳。到八一镇，与地方政府联系，休整调试机器，补充给养，然后到派乡。派乡是林芝地区米林县的一个乡，过去叫派区。这里大峡谷的入口处，科学家在这里是设了一个基准点，取名“科新一号”，意在纪念科学家与新闻工作者的联合行动。29日，各队分路出发，二分队先走，我在一分队，我们顺流而下，开始徒步穿越。

我们一分队共12人，70多民工，背着我们的全部行李，

有各种设备、生活用品、食品，包括挂面、大米、罐头、高压锅之类。走了一天，感觉特别累，下午4点多赶到一个村子，叫烙嘎村，有几户藏民，其实回想起来，这是情况最好的一天。我们能有一块平坡地扎帐篷，有水源。以后，这些都没有了。最令人高兴的是，科学家们与这个村的一位叫德钦的老人有交情，老人拉着马，驮着茶和青梨酒在村口迎接我们。然后又从家里拿出很多野核和苹果，塞到每个人的手里。

在村边扎好帐篷，点火做饭。民工们生存能力强，不用帐篷，只要一块塑料布，搭一个篷子，铺点草，有的带张兽皮，就可以休息。他们吃的也简单，只要有糌粑，有盐巴、砖茶就行了。他们天天喝砖茶、像树棍树叶一样的东西，压成砖块状，掰一些放在水里煮，煮好了，放把盐就可以喝，后来我们也习惯了，天天喝这种又苦又咸的浓茶，不喝还难受。

第二天，我们再往前走，就没路了，非常艰难。下午赶到一个地方。这里稍微有些平缓，原来住过的人家，早搬走了。有遗留的玛尼堆，此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搬家是常有的，主要原因是山体滑坡、泥石流。他们没什么家产，就几头牦牛、犏牛，犏牛是一种杂交牛。木房子，墙上的木板是砍出来的，非常粗糙。这里没见过锯，只有斧子，粮食也只有山坡上种的青稞。

在这个曾经住过人的村子，我们扎营住下，因为太疲劳，10点多就人睡了。刚睡一会儿，听见帐外有动静。细听了一会儿，像是牛的喘气声。藏民的牛都是散养的，到处游荡。我们就没在意，继续睡。后半夜，又来了一种声音，在帐篷四周走了几圈，踩着草、树之类的东西，沙沙作响。我和梁